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八十六編

警世小說

苦海餘生錄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日俄戰紀全書

洋裝四巨册
定價五元

日俄戰事。關係東亞大局。是
編自開戰迄講和。凡海陸戰
事。及關係戰事之政策邦交。
無不備錄。區分門類。凡十餘
種。寫真圖畫。皆關涉戰事之
人物狀況及戰爭樞要之地
理。真洋洋大觀也。

壬八二八號

丁未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再版

(苦海餘生錄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原著者 英國白來登女士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閩縣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序

腐敗。腐敗。頑固。頑固。在這二十世紀。現今世界。還磕着一頂老頭巾。講那迂腐之談。說什麼因果。哈哈。諸公聽者。在下是個不通世務的人。却要提倡這因果兩個字。天下斷無無因之果。作惡召惡。作善迎祥。我想亦是個自然之理。並不是一闢虛妄。就可以無所不爲的。然而現在的人。竟有自謂歐風所沐。把孝弟慈愛等道德。都放棄了的。不一而足。我不覺對了這種人要下淚。所以譯出這本書來。請大家看看。也曉得私婚是社會所鄙。孝弟亦西國所崇。爲友朋仗義。念師生情重。都是有關德行。至若作惡必敗。這就是種因結果了。不知諸公可要叫我頑固。詈我腐敗否。丁未孟夏江東舊酒徒序於海上

目錄

- 第一回 勇哈利踴躍跨重洋 弱夫人驚憂懷往事
- 第二回 老銀行將倒進存項 古魯伯懷仇起毒心
- 第三回 急登程夤夜取存款 甘拚命登門見主人
- 第四回 入地穴有心下毒手 搜外衣無處覓收條
- 第五回 衛佛蘭憐才愛喬企 古魯伯肆意逼夫人
- 第六回 竊舊信蓄意冒簽名 許重金昧良造假契
- 第七回 驚破舟傳哈利凶耗 發密函知喬企遠行
- 第八回 拋家產忍淚入蓬廬 作女師譖言失館地
- 第九回 飢寒逼閨秀粉墨登場 惻隱動仇家丹青作客
- 第十回 認仇作主入室先聞酸鼻語 降志辱身登臺驚見素心人
- 第十一回 侯爵多情妄思淑女 兇徒縱惡再逼夫人

第十二回 老園丁胡言洩祕事

窮公子巧語探真情

第十三回 古魯伯設計害佳人

衛夫人防閑規嬌女

第十四回 送假信夤夜拐嬌娃

遇救星空房見賢母

第十五回 衛龍男乘機問地穴

湯佳白仗義詰銀行

第十六回 探地穴龍男驚血蹟

覩肖像瘋漢識亡人

第十七回 露真相嘉客變仇人

藏毒藥惡父生賢女

第十八回 行禱禮親女羞同伍

驗毒藥醫生敢直言

第十九回 衛龍男陷入瘋人院

古尤娃逃出勢力圈

第二十回 美佛蘭無意獲多財

惡范孛臨終求懺悔

第二十一回 揩淚眼院中見死父

絕音書野外訪佳兒

第二十二回 無賴賊事敗殞殘生

有情人團圓成眷屬

苦海餘生錄

第一回 勇哈利踴躍跨重洋 弱夫人驚憂懷往事

英國漢塞地方一個山麓中。有一所中等房屋。中間夾着些竹籬茅舍。四圍都是些喬木豐林。面前一方大草場。種些時花異卉。風景頗覺不凡。屋裏住一家人家。人口不多。一夫一妻。一子一女。三五個傭人。主人姓衛。名哈利。正在壯年。以航海爲業。做個商船船長。夫人龐氏名克拉。半老徐娘。猶饒丰韻。或謂其出自富家女。不知如何。認識了衛哈利。兩情繾綣。私結婚姻。故其夫婦絕不題起從前之事。蓋不正之行爲。西人亦諱莫如深。惟云妻父亦一鉅商而已。哈利既操航海之業。自然是常常出門的。洋海之中。風波不測。家中人。不免時懷憂慮。這一日。夫婦攜手林中。說到又要出門。卽日分離。那夫人此次別離之色。較之往常尤甚。但見他蛾眉雙鎖。玉容慘淡。那一種說不出的悽楚。哈利雖則在海上行船。是個膽包身的勇夫。但尋常在家庭間。

却對妻兒十分和靄。今見夫人如此情景。更不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便格外的溫存慰解。說道。夫人何必如此。有我這樣的本領。還怕什麼危險。這番出門。又不是一去不歸。我滿心滿意。到支那走了一次。必定滿載而歸。那時候買幾頃田。種些米麥蔬菜。養些牛羊雞鵝。從此再不出門。優游林下。夫人照這樣的想來。必定沒有悲傷。還要歡喜了。衛夫人道。我從前每逢分離。必要落淚。今日卻並不悲傷。不過我稟性膽怯。以致神色有異。使我夫不歡。然今雖無淚可落。惟我心中。卻有一種異常的感覺。自從這一禮拜內。五中煩惱。如醉如癡。卻不知是何緣故。今有一言。敢貢君前。願我夫垂聽。我覺此次出門。恐非佳兆。惟願我夫勿去爲是。隨說隨緊握着哈利的手臂。望他的回答。哈利含笑說道。夫人所慮。在我看了。似乎太愚。無如此事。我已經與人家說定了。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斷不能失信於人。如何再改悔呢。況且此番出門。船上的人。無一人不望歸來時。圖個懽樂。我是個船長。他們全神灌注。都在我身上。愛我如兄弟。親我如家人。我若改悔不去。豈不要傷了大眾的心。望我夫人。寬心放

膽不必憂慮。這開行的船。船名是你題的。叫做荷花王后。現在倫敦船塢裏修理。明日黎明。就可以駛出隴來。開行出洋。我就乘了出去。夫人聽了。曉得他丈夫素重信義。自覺勸亦無益。只得長歎一聲。嘿然不語。這種神情。似乎含着萬分難言之苦。哈利見了。復又勸慰道。夫人且聽我說。現在尚有些時候。待我細細告你。你亦曉得我素來節儉。積蓄些銀錢。爲夫人與兒女之計。如今藏在我身上袋裏的那本帳簿。並那些銀票。總共有英金二萬鎊。因爲朋友勸我。說道市上的銀行。風聲不好。我就將各銀行的存款。一齊取出。待我此次回來。連所賺的利錢。一起存在一家最妥當的銀行。收取利息。必敷度日。現在將我身上的款項。暫時存在我父親交易三十多年。最深信的一家銀行裏。是必穩妥。如更欲周密。可將這銀行的收據。交與夫人。在未開船之前。我必將此事辦妥。並將收據送來。我之遺囑。交在我所延之律師處。似此則夫人與兒女。必無妨礙矣。夫人慘然答道。聆君之言。語語使我更愁。一似此行。將與世長辭一般。哈利道。非也。我所言者皆實事。人生朝露。生死無常。我亦不必往下

再說了。有二萬鎊的存款。並這座屋宇。及附近的良田五十畝。亦足敷夫人與兒女之度日。我行程已促。爲時不多。待我去與兒女分別。說畢。攜着夫人。出了樹林。進門走到大草場。夫人默默無言。肝腸欲斷。就坐在草場中椅子上發怔。哈利尙未進屋。他女兒正在憑窗眺望。一見父親。立即搶步出屋。迎近草場。其女年方十七。生得玉媚花妍。容貌酷似其母。名喚佛蘭。穿着一身雪樣白的衣裳。被那花光草色一襯。更顯得千般媚媚。萬種風流。走到哈利身旁。急急伸手攜了父親。說道。父親出門。母親欲行阻止。兒意却不爲然。然父親出門後。兒等居此。誠不免太寂寞耳。兒在此守候父親久矣。父親行程已迫。龍男弟亦去整備車輛。欲由間道。馳往孟乞司脫。候我父親送登火車。我恨不能與他同去。其奈女子之終不如男兒自由何。哈利尙未回答。忽聽得車聲鱗鱗。回頭一看。便向女兒道。我心愛的女兒。你看出門的馬車來了。同時龍男亦駕着一車。揚鞭而去。那出門的馬車。到了門外。那車夫把催行的角。嗚嗚的吹。佛蘭聽了。也止不住的心酸。衛夫人聽了。面如死灰。從椅子上立了起來。話也

說不出。淚也落不下。掙扎着走到哈利面前道。我惟有爲我夫君。禱祝平安。且更有一要語相問。方纔所說的銀行。卻沒有說出行名來。因我有個緣故。要得這銀行名字。哈利道。我父親信託的銀行。名叫古定薛皮。就是這兩個人合開的。所以就兩個人。的名氏。做了行名。現在行中。却是古君一人經辦。古君的號。就叫魯伯。言次。又聞那催行的鳴角。連吹不止。哈利遂匆匆握別妻女。登車而去。衛夫人初被角聲觸耳。已若心如刀刺。及聽得哈利說出古魯伯三個字。不曉得怎樣。一霎時目定口呆。好似傷心到了極頂。迨哈利馬車行時。不知不覺的跟了幾步。回轉身來。走進草場。便一交跌倒。不省人事。佛蘭隨後進門。一見母親殞臥地上。奔到身邊一看。不覺大驚失色。急呼傭人。帮着擡進屋去。安放在一張榻上。將百頁窗放下。不使日光射入。差了一個女傭。速往村中去請醫生。佛蘭跪在娘前。把香酸抹他的額上。停了許久。但見衛夫人徐徐啟目。看着佛蘭。口中呼道。古魯伯。古魯伯。夫君。斷不可交與他。少停又道。我夢想不到這樣的危險。說罷。又閉目垂頭。不作一語。佛蘭茫無頭緒。急得

冷汗如雨。幸而醫生來了。診過脈。知道是心病。並非外感。卻是無藥可醫的。就吩咐佛蘭同女傭。把衛夫人擡進臥房。這時候龍男亦回來了。姊弟二人。便盡心在牀前服侍。龍男心中自思。那曉得送了父親動身。回到家中。好好的母親。就病到如此地步。卻不知是何病症。只聽見母親斷斷續續。含含糊糊的言語。聽了都不明白。醫生吩咐房中。須要寂靜無聲。讓病人安睡。大家各各遵命。這醫生姓沈。名道生。雖是一個村醫。卻極有閱歷。便向佛蘭龍男道。汝母之病。乃憂鬱過度。今日又與汝父分離。更加傷心。以致於此。只須靜養。不必服藥。急切不能就好。過了今夜。神志便可少清。到明日便見佳象。遲遲即可全愈。

第二回 老銀行將倒進存項

古魯伯懷仇起毒心

哈利上了火車。從孟乞司脫動身。經過些芳郊綠野。將近倫敦。但見半空中濃煙四冒。如大霧一般。把太陽都遮黑了半邊。是乃世界上商務最盛的地方。工廠林立。製造極繁。所以那些煙肉內的煙。滾滿了一天。當時哈利也無心觀玩。心中記念着妻

兒復又想那冒險進取的事情。嘿！自盤算。原來哈利似哥倫布一流人物。若然遇着機會。亦可以尋出一個新世界來。上以報國。下以成名。現在卻全神灌注在到支那一行。此人素性輕財。如今孳孳而圖者。無非爲妻兒之計。火車既抵倫敦。時已一句半鐘。下了火車。就雇上一輛馬車。到浪罷街。這條街是倫敦商務最盛之處。古定薛皮銀行亦開在這街上。那行東薛皮自從滑鐵轆大戰之後。就隱居山中。優游自娛。早已不問這銀行的事了。現在是古魯伯一人經辦。古魯伯之父。名古恩湯。古恩湯的妻子。是西班牙人。西班牙風俗。不喜歡嫁給英國人。故此女家極其不悅。他妻子雖嫁了古恩湯。然待他的丈夫。却十分嚴酷。生過兩子三女。單留這幼子魯伯。餘外都已夭殤。這魯伯的容貌。宛然似一個西班牙人。性情又一如其母。其母生魯伯卽過世。故魯伯早歲就做生意。十五歲時。其父亦死。就承襲了他父親的巨產。廿三歲時。娶了一個富戶女兒爲妻。又得着了一注極大的產業。人家都慮他妻子過來。必無佳日可過。那古魯伯從前住在鄉下。同一個醫生做朋友。帶一個老家人。到處遊

玩浪用銀錢。閱歷雖有了。在道德上未免不足。及至娶妻後。自己只管着黑福寨及南美洲西班牙屬地的產業。卻推託銀行事情。及餘外各務。都交給他妻子執掌。他妻子生了一子一女後。也就一病嗚呼。於是始歸古魯伯一人經理。數年以來。古魯伯的名字。倫敦人也知道了。現年四十五歲。近來幾個禮拜中。各處商務搖動。亦牽連到各處的銀行。古魯伯又做了露水即買空賣空生意多年。近年來愈做愈大。愈大愈空。這樣的做法。與商務大有關係。幸而風聲纔播。存款尙未來提。不至遽倒。是日古魯伯坐在銀行的內室。帳簿攤在桌上。面色灰白。心頭鹿撞。手顫指冷。隨翻隨閱。細查各帳。斷難支持。恐防不日就要倒閉了。攢眉獨坐。雖想了許多的法子。卻是都不中用。古魯伯性情驕傲。待人又苛。所信用的。只有一個副手但泥生。是他初經商的同事。二人雖是知己。而古魯伯卻不以友誼待之。只爲這銀行中所有的祕密。但泥生無不知之。就是古魯伯所作所爲。亦事事皆爲料定。古魯伯深曉得他的機警。故不免見他有些懼怕。他兩個人的容貌。大不相同。古魯伯是個長大漢子。漆黑的

進老虎嘴裏去。必定喫完了你的肉。方肯罷休呢。心裏這樣想。眼睛望着哈利。身體却不動。哈利坐在那裏。搖着身子。玩弄那手裏的杖。似乎等得有些煩了。於是但泥生立起身來道。我看先生十分匆忙。待我去看古先生有空否。先生如有名刺。我可拿進去通報。哈利道。甚好。我父親與此行交易有年。諒古先生亦早知我名了。但泥生接了名刺一看。心中想道。你的姓名。恐怕他早已銘篆肺腑了。遂即通報古魯伯。古魯伯不瞅不睬。把名刺擲在桌上。亦不看一看是誰。但泥生道。有一個該晦氣的笨漢。要來放一注存項。還要親手交給你。方纔安心。你要見他麼。古魯伯傲氣凌人的道。你領他進來。但泥生出去。古魯伯尙不在意。慢慢的把眼一泛。看到這張名刺。一見衛哈利三個字。不覺陡然立起。面色頓變。兩目閃閃。如放電光。自言道。噫。衛哈利。你竟落在仇人手裏了。這時候來存款項。實爲我之大幸。即將其名刺團做一團。恰好哈利進來。古魯伯收了怒容。改了個和顏悅色。哈利略敘寒暄畢。就在衣袋裏取出帳簿同那銀票來。交給古魯伯道。古先生。這是我二十年的積蓄。此款向來存

在各處外國銀行。每年有一千鎊利息可收。現在受朋友之勸。說道市上風潮極大。六個月內恐喪業的不少。重利之處。切不可存。我因此恐有不安。特從虎口裏取出來。存在尊處。只要平常的利息。古魯伯道。大陸裏的風聲極壞。外國各種股分。價錢日落。恭喜你逃出了這個險。哈利道。此固幸事。但我尙須出門一行。回來方可安閒度日。尊處乃我父親素所信託。故來存放。我甚安心。請古先生檢點檢點。數目對否。古魯伯見了二萬鎊的存款。正如救了他性命一般。哈利卻沒有看見他點票子時。在那裏手抖。復又說道。還有一件。交存此處。那我出門就更覺安心了。隨說隨即取出一包。乃是漢塞田地房屋的契據。放在桌上。古魯伯很謙恭的笑道。隨便什麼。你交存給我。我都願意。哈利道。存項利息若何。古魯伯道。長年五釐計算。哈利道。好極。只須我妻兒有度日之資。雖死不懼。古魯伯正檢契據。聽見哈利的話。卻微微的一笑。這一笑。卻是奸雄本色。笑裏藏刀。哈利全然不覺。又道。應請給我兩紙收據。古魯伯道。自然。卽在桌上。將鈴一按。但泥生立即進來。古魯伯就叫他去取空白收據。但

泥生取來。古魯伯填好了收據。簽好了花押。就叫但泥生做個證人。也畫了押。交給哈利。哈利就將兩張收據。夾在小簿子內。放入衣袋之中。欣欣得意。自謂千穩萬妥。走出銀行。仍坐原車。徑往船塢。下了車。跳上舢板。渡到荷花王后船上。船內貨已裝齊。專待開行。船面上有個少年。在那裏踱來踱去。年約二十五歲。乃是副船長湯佳白。哈利視如家人。極其投機。見了面。握手爲禮。哈利道。你看我到的時候。准麼。湯佳白道。極准。哈利道。我此番出門。極其放心。因我預備與妻兒的各種股票。我都賣去了。把銀款都存在一家老銀行裏。現在我袋裏。只有古魯伯的兩紙收據。即日寄與我的妻兒。豈非十分妥當。湯佳白聽了一驚。說道。你說的是古魯伯麼。銀子存在他行裏麼。哈利答道。是的。難道存不得麼。湯佳白道。這兩日風聲甚不好。他那行裏。我也有五百鎊存款。昨日我叔父取了出來。告訴我。我方始得知。你如何將此巨款。輕輕的存到他行裏去了。哈利聽了。大驚失色。如醉如迷。靠在闌干上。歎道。怪不道他收票子的時候。對我笑了一笑。湯佳白取出時計表一看道。銀行要四句鐘收市。現